

種二第書叢刊選活生

姻婚的生先孫與士女國英位一

(談閒餘譯附)

述譯潤恩鄒

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

鄒恩潤譯述

我的朋友姚頌馨先生看見我把『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』譯得津津有味，又聽見許多讀者看得津津有味，特爲介紹這本書備我接着譯出來，所以我在此動筆譯述以前，先要謝謝他。

這本書原名 MR. AND MRS. SEN，是 Louise Jordan Miln 記的，一、二、三年由美國紐約 A. L. Bure Company 出版。原書材料很好，不過著者不免存着種族的成見，有的地方說些不相干的話，我譯述的時候，只擷取他的精華，酌刪他的糟粕。這是要預先聲明的。

譯者附言

這本書的主人翁，當然是孫先生與一位英國女士。

做孫敘露，那位英國女士的姓名，祇有說道：『你的樣子，好像是天然生長在這個花園』

前，有一位「老小姐」叫做珠蓮，見，我首先要談談珠蓮女士。

珠蓮女士是美國惠貞尼亞州 Virginia 人，世居該州羅斯希爾地方，離京

。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，惠貞尼亞州是屬於南方的範圍。珠蓮女士的父親是南方的一員官，不幸陣亡。女士有四兄一姊，四兄都爲南方而從戎，三兄都以身殉國，一兄死於北方的俘虜獄裏，所留下的不過一個寡母和姊妹二人而已。不久她的阿姊私奔於一個軍官，不知所終，她的母親因年老傷感，不久也就逝世。所以珠蓮女士從小就過很孤寂的生活，所幸家裏還有忠實的老女僕招呼她，尤其是一位黑種老人家，名叫來生德，很誠實的在家服務。所以珠蓮女士住在父母所遺的屋子裏，並由其他遺產裏得到的收入，倒還可以維持她的生活。

她所住的地方叫做羅斯希爾，與華盛頓相近，上面已經說過。雖父母俱亡，兄弟均故，平常却很喜交游，華盛頓人士，很有許多和她來往的。她的交游中尤其親密的有三位朋友。一位是女醫生，雖是美國南方人，却嫁了一個美國北方人。還有一位是英國女士，她的表兄是一個英國貴族，當時住在美國華盛頓，她就在這個貴族家裏担任女教師，教導着讀她的兩

個小外甥，還有一位是中國青年，在華盛頓中國公使館裏任職。

珠蓮女士老而未嫁，已是一位老小姐，她每年總有一次就她家的花園裏開花園會，請友人參加。有一天晴光明媚，又是她舉行花園會的時期到了。那天珠蓮女士當然盛妝出來款待嘉賓。來賓裏面有銀行家，有公使及其女公子，還有其他幾位男女賓客，姑不細述。且說當時開着花園會的時候，園裏排了許多小桌子，桌上鋪着講究的桌毯，上面排了許多餅乾水果及冰淇淋等物。其中有一張桌子上的東西已經吃完，桌旁的椅子上却坐有四位女士在那裏暢談。

現在讓我很簡單的把那四位女士介紹一下。有一位是萊麗女士，她的父親是代表奧利康州的上議院議員。有一位是露雪女士，她的父親是大理院的法官。一位是瑪利女士，她的父親是華盛頓一個著名教堂裏的牧師。當時是夏天，所以她們都穿着雪白而艷麗的衣服，頭上都戴着精緻伶俐的帽子。但是還有一位女士卻沒有戴帽子，身上却穿了一件綠色的比較簡單的長衣。

萊麗女士對着這位穿綠衣的女士喊着說道：『你的樣子，好像是天然生長在這個花園似

的。』其實美麗女士這句話問得倒也有點理由。因為那個時候她們坐在樹蔭之下，鳳尾草的葉子密布於上，雖當時還不過在下午四點一刻左右，炎熱已退，清風徐來，但見將退的陽光照着碧綠的樹蔭與齊平的青茵，真是眼前一片賞心悅目的欣榮綠色。在這種天然綠色之中，愛翦女士却穿了一身綠衣，綠光映耀，媚態益增，怪不得美麗女士要說她好像是天然生長在這個花園裏面。

當時各位女士衣上都插有名貴鮮花，愛翦女士胸前却不過插着一朵大紅色胡椒花，這朵花雖不名貴，插在她的嫵媚婀娜的身上，却為其他名貴之花所不及。

那四位女士談談笑笑，愛翦女士忽然談到接吻問題，她的意思，生平不喜歡受人接吻。這幾句話却被許多男賓聽見，其中尤以一位青年更加注意。他聽見這位女士的意思，特別留心向女士詳細觀察一下。

那位特別注意的青年，雖已二十七歲，看上去去年紀還要青得多，身材高度適中，圓潤豐滿，面貌身段都很美麗，眼光奕奕有神，衣服尤整潔異常。他注意愛翦女士的議論，隨後怎樣，下次再談。

譯。園。談。花園會 (Garden Party) 也是增加社交愉快的一種好方法。擇一個適當的花園，或是自己的花園，備些茶點，請若干男女親友來聚會，閒游談笑，或雜以有趣的遊戲，空氣新鮮，花卉悅目，於身體精神都有很大的益處，藉此聯絡友誼，猶其餘事。這種社交方法，所請賓客可以略多，而在經濟上又不必需要鉅費。

與花園會取意相類的有所謂野游會 (Picnic)，約幾位朋友赴野外或近山遊覽，隨帶熱水瓶麵包簡便菜餚等物，就草地圍坐談心，鳥語花香，泉聲松影，好像別有天地。不過野游會的人數不能如花園會之多。

我國交際大多數都不過請人飽吃一頓，而且只有男子專利，家庭婦女兒童更少參加的機會，弄得家庭生活異常單調。我覺得像花園會野游會一類的交際，很可提倡舉行。

(二)

愛翡女士和幾位女友在珠蓮女士所開的花園會裏，談論風生，講到接吻問題的時候，喚起近座的幾位男賓的注意，尤其是有一位青年男子，停一會兒，這位青年和另一位男賓叫做葛得時將軍，由座位上立起來走走，無意中走過剛纔說的幾位女士圍坐着的桌子前面。那幾

位女士看見倒也很加注意。其中只有露雪女士在華盛頓交際場中遇見過那位青年，當然有點認得，和他微笑頷首。等到那位青年走過之後，露雪女士就對她的女伴說，這位就是孫欽露先生，曾在華盛頓見過一面。愛翡女士聽了隨口插嘴問一句：『他是何國人？』露雪女士答道：『中國人。』愛翡女士聽見孫先生是中國人，心裏存着種族的各殊，也就淡然置之。

轉瞬夕陽西下，賓朋星散。珠蓮女士忙着送客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孫先生與愛翡女士湊巧又立在一起，彼此對眼望了一下，但也不過望了一下，並沒有什麼別の意味。

賓客散得將要完了，珠蓮女士從門口轉進裏面，招呼留下的幾位朋友坐談。原來這幾位朋友是珠蓮女士請他們於花園會完後，留在她家裏用晚膳的。在這幾位留下的朋友裏面，湊巧孫欽露與愛翡女士也在內。當珠蓮女士進來招呼留下的幾位賓客的時候，人數愈少，相見愈易，那位英國女士的碧眼兒和那位中國青年的黑眼又遇着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愛翡女士纔微笑一下，孫先生也很謙和的微笑着報她。

既而賓主入席，西俗男女共宴，由主人派定那一位男賓和那一位女賓並坐。這一次晚餐，湊巧珠蓮女士又把孫先生和愛翡女士坐在一起，所以愛翡女士左席就是孫欽露。

愛。翡。女。士。這。個。時。候。對。於。孫。雖。仍。是。淡。漠。的。態。度，但是既承主人派定，也不得不敷衍談話，以存禮貌。所以就座之後，愛翡女士把頭略傾向孫先生那方面，很客氣的輕聲問他說：『你喜歡美國嗎？』孫先生滿面笑容的回答她說：『我很喜歡美國，不但美國，有許多其他的友邦，我都很喜歡的。』

愛翡女士隨着問他：『我看孫先生常犯思鄉病罷！』脫口說了之後，覺得初見面奈何說出這樣親切關心的話，不禁紅上雙頰，頗覺不安起來。

孫先生却很自然的回答說：『有的時候，的確很覺得思鄉之苦。』愛翡女士趕緊接着說：『我剛纔那句話是不應講的，抱歉得很。』說時微微的有點歎息。

孫先生却十分有禮的替她迴護：『承你下問，無論何事，都以回答爲榮幸。況且男子思鄉並不是什麼難爲情的事情。』既而又說：『愛翡女士，遇着我在談話裏有批評英國的地方，請你不要見怪。我知道你是英國人，不是美國人。』

『你怎麼曉得我是英國人？』

『你告訴我的。』

「我？這倒奇怪了，我們從前彼此不相識，何從談話？」

「愛翡女士，你自己告訴了我。我在花園裏和葛得時將軍一同走過的時候，我聽見你說幾句話，就聽得出你是英國人。其實只要聽見說出一個字，就辨得出是英國人，不至錯誤的。」

愛翡女士聽見他一口拿定她是英國人，所謂被他『一語道破』，又紅上雙頰，好像羞答答不大好意思似的。

孫欽露却清辯滔滔，繼續的說下去：『在中國有兩句格言叫做「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」，倘若一字英語的聲音由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嘴裏講出來，竟不能顯出是英國籍，這個字一定是跌入一個聽覺遲笨或聾子的耳朵裏。』

愛翡女士聽見孫先生暗裏在那裏稱賞她，倒不易接語，只得輕着語意問道：『在你中國語言裏格言多嗎？』

「在中國語言裏，格言很多很多。」

愛翡女士笑着說道：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中國話，有人說中國話非常難學。』

欽露很敏捷的回答說：『話雖如此，其實中國語也不難學。』他就輕聲低語的說出一兩句中國短語，弄得全座賓主都傾耳靜聽，一點兒也不懂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譯餘閒談 我覺得西俗宴客與中國宴客，有兩點很值得注意。第一點是他們的菜餚很簡單，吾國總是大魚大肉，一二十碗的拿上來，總要使得你吃到肚子裝得滿滿的，不能再裝進去，纔覺得是優待嘉賓！不但糟塌東西，暴殄天物，時間方面也極不經濟。

第二點是西俗宴客，賓主談笑，總是輕聲低語，力避喧嘩，中國則流行猜拳，『一品高陞啊！』『五金魁呀！』大聲疾呼，筋起腦漲，好像對手的耳朵是死人的耳朵，非這樣狂叫不聽見似的！在中國菜館裏想聚幾位朋友共宴談心，而左右貴鄰却鬧得烏煙瘴氣，使得我們講話非特別張大喉嚨，放大聲帶，老實是糊裏糊塗，這真是一種野蠻的習慣！

(二)

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裏晚餐席上，正說一兩句中國話與愛翡女士聽的時候，弄得全座賓主聽着不懂，都笑了起來。笑了之後，大家又談點別的話。停一會兒，愛翡女士又談到中國

語言，他對孫先生說道：『中國語言聽起來真難懂，我想無論如何，總是學不會的。』

孫先生很和婉的問她：『你果肯嘗試學習中國語言嗎？如肯嘗試，我倒也情願教你。』

愛翡女士回着說：『你不見得情願教人罷。我自己却不情願教人什麼。我的擔任教書，

不過是爲自立之計罷了。』

孫先生聽了很驚異的說道：『你真是一位女教員嗎？你的年紀這樣青，居然有學識擔任教育事業，真是難得。我以爲教育是最高尙的職業。』

愛翡女士很鄭重的告訴他：『我實在學識淺陋，並不懂得什麼。我不過在我的表兄家

，教兩個外甥。一個名字叫狄克，還有一個名字叫博浪。我教他們都是很粗淺的東西，連

招呼這兩個小孩子。我本不喜教書，爲力謀自立計，姑且擔任下去，』

孫欽露聽見愛翡女士的口氣，知道她的身世是很可憐的，所處的境遇也是不甚寬裕的，不禁引起他的同情心，反增加了他的愛惜之意。這種注重容德不重錢財的態度，却是中國人的美德。在西洋男子對於女子，大多數都是崇尚拜金主義，有錢的女子處處受人奉迎，否則往往自悲身世，不能獲人憐惜。

既而孫欽露又舊話重提的說：『我很情願教你中國語言。』

愛翡女士聽見他這樣鄭重其事的口氣，不免有一點詫異，問道：『爲什麼我要學中國語言呢？』

欽露笑着回答她：『你或者想着中國語言十分艱澀難學，或者又想着你學中國語言沒有什麼用處，但是若有一天你到中國去，你所學的中國語言便很有用處了。』

『我到中國去？我想我決沒有這種好運氣！決沒有這種機會！』

欽露聽了搖着他的頭說：『人事難料，誰也不敢預說。』

愛翡女士毅然的說：『我却敢預說。』

兩人這樣你一句我一句，針鋒相對，彼此說完了話，都笑了起來。

講了這許多話，欽露還是很堅執的說他應該要教愛翡女士中國語。女士又問他有什麼理由。他說在園裏初次遇見女士的時候，覺得她有的地方很類似中國的女子，雖則他在海外久，生平未曾見過一個中國女子，當時心裏却有這樣的感覺。女士聽見他生平未曾見過一個中國女子，又不免引起她的好奇心，不自禁的問道：『你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中國女子嗎？』

欽露很和緩的申明：『苦力的女子，當然隨處可以看見，我所指的是上等社會的女子。

我離中國多年，在中國的時候年紀還小得很。當時中國的風氣比現在還要閉塞，上等社會的女子總是終日關在大門以內，在外面簡直看不見。我自己並沒有姊妹。講到我的母親，她棄養的時候，年歲非常的青，我當時還在襁褓之中，所以關於我母親的音容笑貌，我簡直一點沒有影象，說起來還不免傷感。在華盛頓我認得兩位中國夫人，在歐洲也認得幾位，但是她們都已嫁了人，所以我說我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中國女子。』

愛蕪女士聽他倒也說得頭頭是道，理由充足，不過想起剛纔欽露提起她有的地方像中國女子，她倒要問個明白。關於這一點，欽露如何解釋，且等下次譯出奉告。

譯餘閒談。言語真重要。誤會，疑團淡漠，等等，只要有近情近理的誠摯談話，便易冰釋。我生平交游多直爽的朋友，彼此有話還說，最可怕的是有話放在肚子裏，使人摸不着頭腦。我國有兩字成語叫做『陰險』，可見『陰』便近『險』，『險』則往往不能脫『陰』。

中國上等社會的婦女，大多數總是講究『躲起來』，就是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是這樣。我看外國影片裏面有時有中國的情形，其中的中國婦女總是江北老太婆，或是牽子背

女的江北乞婆，那種怪形怪狀，令人見了真覺無容身之地。難道中國就沒有美麗端莊衣服講究，替本國爭些體面的婦女？都是『躲起來』，只有那些不躲起來的出來『獻醜』！聽說日本政府遇有外人到本國攝影，都派人隨着指導，無形中就加以取締，所以流傳於外的人民，不至『獻醜』。怪不得電影明星張織雲女士到美國游歷的時候，彼邦人士見她美艷超羣，都以爲她是日本女子。

(四)

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中晚宴席上，與愛翡女士恰巧坐在隔壁，談論風生，清辯成趣，後來說到愛翡女士有的地方使孫想起中國女子，她倒要問個明白，到底有什麼理由。欽露說他到外國多年，到了夏天，外國女子總是全身穿得雪白。在中國的舊俗則以白色爲喪事不幸的表示，如外國之對於黑色一樣。那天下午在珠蓮女士家中的花園會，許多婦女都穿着白色，愛翡女士獨穿綠色的衣服，所以使他特別想到中國女子的服色。這是一事。還有她身上插的胡椒花，在她行動的時候隨着震搖擺動，又使他想起中國女子喜戴的，也往往有插在頭上常常搖動的首飾。

愛翦女士反詰欽露道：『你說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上等的中國女子，那末你怎樣知道中國女子穿的什麼戴的什麼呢？』

欽露聽她這樣細心的詰問，對她笑了起來，笑後接着說道：『你真問得利害，不過我還是沒有被你問倒。我生平雖未曾見過上等的中國女子，但是我却看見過她們的相片，而且我是能够閱讀中文的，我在中文小說裏，當然也閱過關於中國美人的描述。』

這樣一說，又說得愛翦女士只有報以一笑，不能再駁他了。

談笑愉快的餐叙，不久告畢。那夜晚宴後並不會舉行跳舞，不過於散席後稍坐清談，並佐以音樂，賞心悅目。欽露又善於多種樂器，大獻他的好藝術。賓主盡歡而散。

那夜珠蓮女士還留着愛翦女士在她家裏過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們兩位正在同用早膳的時候，僕人來生德拿進一大盒花，芬香撲鼻，嬌艷動人，愛翦女士不自禁的拿起許多來嗅嗅香味。

那個花盆裏現出一張名片，上面印着凸起的名字，仔細一看，却是孫欽露三個字。名字下面還寫上『昨蒙寵召，無任感幸。』

愛翦女士看見那些可愛的鮮花，不自禁的在那裏玩賞，忽然看見孫欽露的名片，却發呆起來。

珠蓮女士當時看見愛翦女士的神氣，詫異她對於欽露有何誤解，隨口問道：「你爲什麼不喜歡孫先生呢？」

愛翦女士微笑答道：「我何嘗說過這句話？」

珠蓮女士有意和她說玩笑，再進一句說：「我以爲這樣？」

愛翦女士接着說：「但是我不敢說我是不喜歡他。」

珠蓮女士笑着說：「但是我相信你也不敢說你是喜歡他。」

愛翦女士聽她辯得這樣曲折入微，禁不住的笑着承認說：「一點不錯！我到底喜歡他不喜歡他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但望兩者都不是，其實我喜歡他或是不喜歡他，於我有什麼相干？我又何必多此無謂的念頭？」

「爲什麼不相干？倒也請你說個理由。」

「講到理由，我倒說不出什麼。但我轉念一想，覺得他總有什麼缺憾似的。」

珠蓮女士很殷勤的問道：『總有什麼缺憾？你有什麼理由？』

愛翡女士吞吞吐吐的答道：『我想來想去，想不出什麼理由，有之或者因為他的種族和我不同，也未可知。』

珠蓮女士很鎮靜的說道：『講起孫欽露的為人，比許多我們同種族的人都好得多，這是我們要明白的。』

愛翡女士聽了默然不語。

珠蓮女士繼續的說下去：『我所以很優待他，還有我的理由。我的理由是因為他於我有特別恩惠。』愛翡女士聽到這裏覺得非常驚異。究竟孫欽露對珠蓮女士有過什麼恩惠，說來話長，此處暫擱一下。

譯餘閒談 有人說戀愛是出於感情而無理性可言。我以為正是因為出於感情，所以不為世俗成見所拘束，否則受理性的判斷，多所顧慮，或者反為世俗成見所牽掣。例如愛翡女士之對於孫欽露，此時雖尚不足語於所謂戀愛，但愛翡女士橫梗於胸中的尚有一種族異同的成見，而仍戀戀不能盡忘所見的孫先生，便是偏於感情作用而不能自禁的傾向。